

思旋天地

思旋

暑假休息好一會，總是給自己定了新目標，期望在新學年帶給教學新思維。但隨着學校正式開課，學校行政、課程調適、課外活動開展，每天排山倒海會議等，校務確實忙得不可開交。開學前訂好的創新大計只好擱置，讓手上工作安頓好才算，相信是大部分教育同仁的真實寫照。還有與家長接觸，有些家長很聰明，很快試探出班主任空堂時間，每周把握良機，到時候致電老師查詢。

應學曉包容

現在資訊發達，家長搜集情報不止在接送孩子上下課時間，還有家長群組、網上討論組、媽媽網等，足不出戶卻能通曉天曉。最近，更有家長群組把學校通告上載，比較各校行政和活動安排，監察學校行政狀況。父母緊張子女教育必然是好事，但如以批鬥式監察，何苦又何必呢！曾有位家長，因為老師沒有選中孩子獎勵貼紙，還說老師不公平，校長不受理，所以把學校、校長及班主任全公開在Facebook上，要網友評理。我們不是當事人，不知來龍去脈，很難評論，但動不動放上網，找校長、致電教育局，甚至聯絡傳媒，真考起老師！

有人指責現今教育工作者沒有上一代有心，的確今時今刻有心對待孩子是出高徒。大家回想兒時良師多為嚴師，正所謂嚴師出高徒。如果獎勵個別學生會給其他家長質疑，責備學生的會被說成針對孩子，與其多做多錯，不如少做少錯吧！

琴台琴瑟

伍朵朵

不久前剛寫完一篇文章吐糟了當下各種莫名其妙的節目，接下來就見識到了又一個「節」：在被稱為「網紅元年」的「二零一六年夏末誕生的「網紅節」。

網紅年代

在互聯網已經發達到連到菜市場買棵青菜都可以通過網絡付款的今天，相信大家對伴隨着互聯網而生的群體——網絡紅人（簡稱網紅）都不會感到陌生。隨着網紅而生的網紅經濟成了新的商業運作模式。

在「網紅元年」還沒有到來的從前，我一直老套地以為，要想在網上紅起來，起碼要有點文藝功底，有點表演能力或者寫作才能，能夠靠某方面的才華和特長來引起網友關注，達到「吸粉」的目的。但我很快地發現我的想法太「low」了，原因是如今成為網紅的門檻很低，只要你有了表達的慾望，只要你給自己設置不高的底線，甚至無底線地配合大眾內容消費觀，再加上一些團隊的推動，想不成為網紅都難。

所以，據統計，中國目前的網紅人數已經突破百萬。

據說剛誕生的「網紅節」把網紅經濟推向了一個全新的高潮。大多數的網民都是網紅經濟的消費者，而在此之前，一部分的網紅首先成了網紅經濟的消費者。眾所周知，女網紅們大多有一張網紅臉。所謂網紅臉，就是有大到不成比例的眼睛，尖到可以撬茶餅的下巴，高聳到雲端的鼻樑，還有大胸、長腿、美瞳、嘟嘟嘴……這些幾乎已經成了女網紅的標配。如果沒有這些標配，那麼到美容院去整就是。於是，網紅們先去美容院消費，整出這些所謂的身體優勢，經紀公司、幕後團

隨想隨興

興國

在鄭寶鴻編著的《香港華洋行業百年——飲食與娛樂篇》（商務印書館）裡，第十七章是講述「粵劇與大戲園」的，這章內附了幾張當年的廣告，看着蠻有意思的。

從前看粵劇

現在上演粵劇的影院，只有新光戲院了，票價是前排和後排及旁邊的座位雖有不同，但仍然只是座位而已。反觀書內附的「一九一一年高陞戲園、太平戲院及普慶坊重慶戲院」的廣告，當時有周豐年、樂同春及華天樂戲班。這些戲班在不同院線演出的座位，是分為貴妃床、彈弓床、對號椅、椅位和板位，票價最貴的高陞戲園的貴妃床，要一元六角，對號椅是二毫，板位只需六分，即是六仙吧，差異很大。而太平戲院則是彈弓床票價最貴，要一二毫，貴妃床則是六毫，板位只要三仙。普慶戲院的貴妃床則是一元二，對號椅要毫五，戲院設有西廂房，收費是二毫。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電影院座位那樣，椅子可以伸縮的，伸出去後就等於是躺着看電影，只是如果前面坐的是高個子，那就看不到電影了。相信一九一一年看粵劇的床位，雖然不能伸縮，但既然票價最貴，自然不會被前面的人擋住視線了。

書上說，「在五十年代……頭場多演《六國大封相》。當時一票可攜一兩名小童入內。上演期間不斷有人推銷零食、飲品以至甘蔗等，散場時一地「蔗渣」，十分壯觀。不少人踏着木屐進場，一次高陞戲園虛報「火燭」，觀眾爭相奔逃，事後掃獲多籬木屐，成為趣聞。」

看粵劇在那個年代，雖然感覺亂糟糟的，但就是因為那時可以帶小孩進場，小孩又可以買到吃的和喝的，因此對於歷史故事和中國文化都有相當了解，不像如今有些青少年，對中國歷史可謂全然陌生。

隊才好運作，把網紅們炒得更火、更紅，才又帶動下一撥的消費者去拉動網紅經濟。

前幾天，我差點成為了網紅經濟的消費者。起源是我，我差點成為了「追星一族」，只不過我追的「星」是一些我所欣賞和敬重的作家、詩人，常去參加他們的簽售會、讀者見面會，並樂此不疲。但是，在網上我也選擇性地關注了一些網紅，跟着他們每天發佈的內容，總可以觸摸到網絡時代大眾的脈搏，才不至於讓自己與無處不在的互聯網脫節。

得知我關注的一位網紅出書了，並且要進行大範圍的簽售活動，由於我平日對此網紅的印象還算不錯，並有打算請他在我準備開拍的電影裡客串幾個鏡頭的想法，便聯繫了簽售活動的主辦方，提前到後台去與他見面。

這一行動之下，才得知知名網紅的排場並不小於影視明星，而被網絡包裝過度的網紅離開網絡之後，長相、言談舉止皆和網絡上的表現相差甚遠，其書中所寫的文字也都有着明顯的東拼西湊的痕跡，一些網紅們團隊運作的「集體的力量」由此可見一斑。然而，追隨網紅而來的粉絲們卻沒來由地瘋狂着，把簽售的場所擠得水洩不通，有的甚至遠遠跑來買了一推車的書含淚求簽名，簡直腦殘得「不要不要」的。

我最終與網紅經濟擦肩而過，沒有成為它的消費者。當然，我相信在未來的某一天，我還是難免會成為其中的一員。畢竟，互聯網早已不可避免地成為了我們生活中、工作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網紅年代，我們無法避開網紅經濟，唯希望網紅經濟裡加入一點「網紅文化」，還是那句老掉牙的話：「內容為王。」沒有了內容，你再紅也紅不過猴子的屁股，無論怎麼包裝，最終還是會露出真容的。

風景無處不有

友人一家暑假出遊，回來大倒苦水，說一路擁擠吵鬧令人憂煩，心境很不爽。此言不假，現今每逢節假日，各地風景名勝人滿為患已成「新常态」，人們無不吐槽「跟團遊」是自尋煩惱，得不償失，所以我一向不隨旅行團外出遊覽，實在忍受不了那種「上車觀景、下車吃飯、緊迫慢趕、接踵摩肩」的難堪局面。

中秋三天假，禁不住幾位閨蜜竭力相邀，我被動地踏上「晉中南黃金景點三日遊」旅程，期待此番出遊能如願以償，一改我對「跟團遊」的不良看法。

可惜，事實再一次擊垮了我的一廂情願！從登上旅遊車一刻起，我們就時時處在嘈雜、擁擠、紛擾、擔憂乃至怨聲載道的包圍之中。一路走來，滿眼是小旗引導下步履匆匆、人頭湧湧的團隊，不知是看風景還是數人頭！小孩的吵鬧、老人的抱怨、拍照者的推搡、導遊的叫喊始終如影隨形，加上進門要排隊、如廁要排隊、就餐要排隊，觀光的心境喪失殆盡，哪裡還有一點休閒的愉悅？

說起就餐，簡直如同一場惡戰。十人一桌，八菜一湯，一盤菜剛剛上桌，就有七八雙筷子伸過來，每每不到十分鐘就成為「光盤」，某些遊客更是出手夠快夠狠，恨不得將一桌菜餚盡收碗中。至於菜餚的品質，更是不敢恭維，令人頻頻搖頭……如此旅遊，再好的風景也索然無味，更奢談「秀色可餐」嘍！

後來我們幾個乾脆「脫團」，不再隨大隊人馬，而是另闢蹊徑來個「自由行」，專門找團隊不去的邊緣地帶。慢慢地走、靜靜地看，輕鬆地呼吸新鮮空氣，欣賞遠山近水、樓台剪影、綠樹野花、飛鳥起落，倒讓心境愉悅了許多。

當晚躺在酒店客房裡，大家針對旅遊問題談了很多。我想起不久前妹妹同事張琳琳邀我們去她老家玩的情景。

琳琳老家在鄭州西25公里的榮陽縣古榮鎮一個丘陵地帶，小院就在一座青山腳下，花木環繞蔥蘢多姿，一派「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景象。院後一片菜園，種着番茄、辣椒、花生、蘿蔔和香瓜，五顏六色煞是好看，還引來成群的蝴蝶和蜜蜂。山頭修了一個小涼亭，古色古香，別有風姿。我們爬上頂峰登高望遠，遠山逶迤，滿坡蔥蘢，農舍散落期間，別有一番風韻。走進亭子小坐，有清風徐徐吹來，瀟灑着瓜果和泥土的清香。坡上有幾處不大的泉眼，淅淅瀝瀝淌着溪流，滋潤着滿坡野花野草。不時有小鳥盤旋棲落，嘰嘰喳喳，使小院洋溢花香鳥語氣象……我和妹妹不約而同歡叫起來：「真美啊，真想在此過幾天神仙日子耶！」

我又想起唐朝詩人柳宗元的《小石潭記》。該文所寫並非哪個名勝景點，而是湖南永州一個無人問津、幽深冷寂的所在，讀來卻景色迷人、韻味無窮。其開篇「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我至今記得。還想起朱自清的名篇《荷塘月色》，它寫的不是哪個風景區，而是作者所在的清華園：「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裡」……細膩多姿的描寫令人大有身臨其境之感。

《小石潭記》與《荷塘月色》之所以深入人心，備受追捧，再一次證明法國藝術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名言：「世界上並不缺

乏美，缺乏發現美的眼睛。」美景無處不在，我們卻常常失之交臂。

我知道一些真實故事，很能佐證羅曼羅蘭之言。1979年，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南廳需要一幅油畫作品，湖南省委邀請著名畫家吳冠中到長沙作畫。畫稿完成後吳老謝絕豐厚的報酬，只想去湘西鳳凰一帶采風。不料司機走錯了路，汽車沿着崎嶇山路進入一個不見人煙的茫茫林海，眼前奇峰聳峙幽洞、流泉擁翠林，那仙境令吳冠中大為震撼，他從未見過如此大美之處啊！一問，方知此地叫「張家界」！

回京後，吳冠中對這個「被遺忘的角落」久久難忘，寫了篇《養在深閨人未識》的隨筆在《湖南日報》上發表，此文立立震動了各界，大批旅行家、藝術家和記者慕名前往，如此一傳十、十傳百，張家界名聲鵲起，湖南有關部門於是着手開發，很快成了新興的遊覽勝地，還被聯合國列入《世界自然遺產目錄》。

以油菜花聞名的江西婺源風光秀美，過去名氣也不大，2005年一位作家寫了本《發現婺源》的書，詳盡描述婺源「小橋流水浣紗女，白雲深處粉黛牆」的美景，從此婺源聲名遠播，前來遊覽者絡繹不絕，還被評為中國著名文化生態旅遊縣和「中國最美鄉村」，近年來「婺源熱」始終勢頭不減，與其相鄰的三清山也名聲大震。

廣西桂林和陽朔的美名婦孺皆知，緊鄰陽朔的荔浦縣同樣擁有許多美景，但過去「鎖在深山人未知」，所以並不出名。上世紀七十年代初，荔浦馬嶺鎮盛傳小青山洞埋藏大批水晶石，村民紛紛舉着火把進洞「尋寶」，但未見水晶石，卻發現大批奇幻莫測、美輪美奐的鐘乳石，「文革」結束後當地政府順應潮流大力開發旅遊業，於是有了今天遊客「爆棚」的國家5A級旅遊區——銀子岩、豐魚岩和荔江灣景區，如今荔浦已成為「大桂林旅遊區」中重要的一環。

再譬如，今天美名在外的福建永定土樓，過去知者不多，少有外人前往遊覽，直至某年有老外

通過衛星「發現」那裡很像「導彈基地」，土樓的神奇面紗才被揭開，於是一夜暴名，引來大批觀光客。土樓附近有個村落叫與畚村，那裡小橋流水，茶園幽美，山泉叮咚，古剎寧靜，大有秀色可餐的驚艷，於是引得遊客如潮，年輕「驢友」們更是攜帶帳篷行囊來此安營紮寨，品味天人合一的超級享受。

凡此種種都說明，放眼神州大地，美景無處不有，我們何必捨近求遠、扎堆去擠人滿為患的「獨木橋」呢？佇立陽台，眺望天的盡頭，翹首夜空，看春華秋實日升日落，都有不同風韻；走出居所，去近郊走走、田野看看，或許就有令你驚艷的景色。一個普通鄉鎮、平常山野，一處小橋流水、綠茵碧潭，不經意間就可能邂逅一個亮點，享受免費的「星級」風景——只要你有一顆善於欣賞的恬靜之心……

一年一度的國慶長假到了，你打算「跟團遊」還是「自駕遊」？還想再親歷一次人滿為患、苦不堪言的折磨和交通擁堵，「行車難、停車難」的困擾嗎？筆者奉勸各位，避開人流高峰、熱點景區，選擇隨遇而安的輕鬆出行，兩三好友騎着單車來個自由自在的綠色出遊，不失為一種明智選擇！其實旅遊猶如人生，重要的並非目的地，而是沿途的風光和觀景的況味，放空心靈去旅行，才是最可期待、最值得留戀！



江西婺源的油菜花。 網上圖片

方寸不亂

方芳

巨石之風采

曾經聽莫文蔚母親形容她的丈夫莫天賜，是她心中堅實不倒的「直布羅陀大石」，這是我首次對直布羅陀大石的關注。最近來到西班牙最南端的英屬直布羅陀，一睹巨石的風采。

直布羅陀本來是西班牙土地，但給英國佔據，直布羅陀海峽是位於歐洲西班牙和非洲摩洛哥之間，扼守着地中海往大西洋的出口，位置極為重要。我們從西班牙過海關到直布羅陀，就像從香港過深圳一樣，手續簡單不過，回程幾乎直行直過。因為是英屬殖民地，說的是英語，用的是英鎊，我們身上沒英鎊，想在官方郵局買一張郵票幾乎要用信用卡，幸好民間的郵品公司則可以用歐元。

朋友說，來到直布羅陀只需買三樣手信，第一是郵票，第二是直布羅陀足球隊球衣，第三是無花果。

西班牙一直想收回直布羅陀，英國雖長莫及也不想，但直布羅陀三萬人，卻認為自己是「紳士」，不欲回到經濟不景的西班牙，認為直布羅陀的前景，已提升為國際間，正處於發展階段。正因為政局前景不明朗，所以郵品存在升值潛力，我們為紀念，也買了直布羅陀發行英女王壽辰全家福合照的首日封。

歐洲足球名隊雲集，名隊球衣價值不菲，球迷擁躉穿上名隊球衣，樹大招風，當然是互相排斥，但直布羅陀足球隊是「魚腩隊」，球衣價錢便宜，穿上招搖過市也難惹事生非，應該沒有翻臉。可惜我不是球迷，對球衣沒有興趣。回港後看電視體育消息足球賽事其中一幕，巴塞羅那隊大勝直布羅陀七比零，果然是名副其實的「魚腩隊」。

倒是到直布羅陀街市走了一轉，買了「即食無花果」一品嘗，很是清甜。在直布羅陀可遠眺非洲大陸摩洛哥，這種由摩洛哥種植的無花果新鮮運到，上午買了下午就熟透，非即食不可。

最冷酷的民族

我們古人以送別為題材的詩句，多到不勝枚舉，就算不同年代環境，內容大同小異，無一不帶感情：送別的、遠行的、饒與不饒全都發乎情。李白遊歷縣桃花潭時，曾在船夫汪倫家中住宿，臨走時汪倫和村民集體唱着《踏歌》攜手送行，溫馨場面令李白大受感動，詩中便寫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的不朽名句。

從李白就想起紀貫之。紀貫之是日本平安時代前期《古今和歌集》的選歌人，詩人與歌人不同層次，始終都是感性人物，照理所思所想不會相去太遠，可是這個紀貫之呢，離開土佐返京時，雖然情況跟李白一樣，一眾鄉人也滿腔熱情，唱歌舞蹈設宴為他餞別，誰知好好一個知識分子紀貫之，就是不通人情，自以為高人一等，吃喝過人家佳餚美酒，返京後不知領情之餘，還在他的《土佐日記》中冷嘲熱諷，譏笑為他餞行的村民，是一堆目不識丁、只知亂在一團嘻嘻哈哈沒有文化的鄉巴佬。

據研究日本歷史的專家說，這種在當時階級分明的大和民族已十分普遍，尤其在遊記文學中，都市人高高在上瞧不起鄉下人的心態，流傳至今都沒有改變，就連今天的東京人都看不起大阪人，那些「紀貫之派」，就是表面對人如何溫厚、變臉功夫也快如閃電，這副德性他們的首相安倍晉三便已顯現無遺，跟中國領導人會面時好言好語承諾改善中日關係，以便發展有利於兩國人民和世界和平，可是轉瞬這小丑就搞他的軍國主義小動作。

難怪當我們讚賞日本人民溫文守禮時，老居過日本的華裔朋友總是苦笑搖頭，說日本人對國家都天生愚忠，永遠牢顧國家體面，出外慎於行藏，天生奴性至死不渝，神風敢死隊如有國家要他死不敢不死的精神，落敗後象如死狗也無怨，日本政府戰時不僅大舉侵略其他國家，對待自己軍人也殘忍，看過《二十四顆眼珠》就知道。

郭松民之後再發文辯稱並非針對張國榮，卻又說：「經紀人的目的只在賺錢。基友另尋新歡亦是人之常情，何何必又以未亡人的身份忽悠樂於？」這種以大一統觀去詮釋個人情感的思維，不但反映他對香港文化乃至流行文化的無知，也是對人文精神的誤解。既然我們強調重視來自民間的口述歷史，為何不能尊重來自民間的紀念活動呢（哪怕有炒作成分）？那不但是人類情感的寄託和集體記憶，也是現代民主社會中自由表達的體現。在這方面，流行文化發達的香港人做得還很不錯，想想去年的演藝界，六十一前年在車禍中喪生的古占甸（James Dean），生前才演了三部電影（兩部獲奧斯卡最佳男主角提提名），但在美國電影學會評選上世紀百年來最偉大的男演員時，二十四歲英年早逝的他排名第十八位，因為他獲得廣泛認同。

文化不同於數理化，有時就是簡單簡單的情感投射，沒有理由，也不需要理由，最重要的是：自由、隨心的選擇。

隨心的選擇

抑鬱症在今日是廣為人知的情緒病，一方面不少名人公開承認曾患此病，度過人生最低潮和最沮喪的日子，另一方面不時有患此症跳樓輕生的新聞，令更多人明白到病症的殺傷力，也間接「原諒了」哥哥的「軟弱」！

不過，即使不願相信，並沒有影響哥哥在粉絲心中的健康形象，十三年來，各種大小粉絲聚會和紀念活動不曾間斷，至今已發展為龐大的跨國粉絲組織。後輩歌手陳奕迅在台北演唱會中那首《春夏秋冬》，刻意模仿哥哥的聲線，還有雙古（古巨基和古天樂）合唱《當年情》，都令人以為是巨星重生。

我想起三年前，在香港粉絲熱情紀念張國榮逝世十周年時，內地時評人郭松民針對這股熱潮在微博發文提出四點質疑，包括指值不值得如此紀念和批評香港向內地輸出「文化毒奶粉」，隨即遭到榮粉強力反擊。

一代巨星張國榮六十冥壽，香港再掀起紀念熱潮，從電台、電視、音樂會到展覽活動等等，逐漸形成一種獨特的東方偶像文化。

哥哥當年一聲不響，一躍而下，尤其在風雨交加的沙士日，的確令很多人詫異，不相信。「一生無做錯事，為何會這樣？」如此簡單的留言不足以說服理智的人，就為此放棄生命，人們在痛惜之餘也難免有微言。

萃地

連慧慧

獨家風景

呂書緣